

讀書的藝術

南充师范学院

图书馆
学工部

编

读书的艺术

名言录

你们是初升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革命加科学将使你们如虎添翼，把老一代革命家和科学家点燃的火炬接下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郭沫若

生活的全部意义在于无穷地探索尚未知道的东西，在于不断地增加更多的知识。

——左 拉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马克思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

——鲁 迅

良好的方法能使我们更好地发挥天赋的才能，而拙劣的方法则可能阻拦才能的发挥。

——贝尔纳

博学强记，多思多问，勤于实践，勇于创新。

——茅以升

学习切忌好高骛远，急于求成。学得不扎实，你想来得快些，结果反倒慢了。

——华罗庚

成才不一定进有围墙的大学，社会大学的门时刻是敞开的。

——张海迪

我认为我所
的。

是从自学中得 来
——达尔文

目 录

一、读书的艺术·····	汪应文 (1)
二、学习成功要讲究学习方法·····	温元凯 (16)
三、博采众家读书之长·····	刘海亮 (27)
四、自强不息, 壮心未已 ——略谈我在长期治学过程中的几点体会 ·····	张舜徽 (32)
五、踏踏实实打基础, 循序渐进 ——和青年谈谈我对学习和科学研究工作的体会 ·····	华罗庚 (46)
六、为学应须毕生力, 攀高贵在少年时 ——和青年谈谈怎样治学·····	苏步青 (53)
七、学习研究“十六字法”·····	芳以开 (58)
八、慎重选取与潜心精读 ——读书浅谈(上)·····	张广厚 (63)
九、泛读也不能忽视 ——读书浅谈(下)·····	张广厚 (66)
十、谈治学的基础——读书·····	钟文典 (69)
十一、怎样作读书笔记·····	洪彩焕 (81)
十二、和大学生谈谈怎样掌握学习规律·····	杨德广 (90)
十三、我是怎样写毕业论文的·····	王元鹿 (127)
十四、治学三谈·····	夏承焘 (133)

十五、自学中的八大关系·····	蒋之方 (137)
十六、读书十宝·····	高荣 (146)
十七、最佳记忆的的必要条件和记忆卫生··	李新祝 (156)
十八、介绍十七种常用的记忆方法 ·····	杨少平 (156)
十九、怎样利用图书馆·····	郭松年 (165)
二十、读者守则·····〔苏〕C. 波瓦尔宁著	(171)

读书的艺术

汪应文

“读书的艺术”这一题名中的“艺术”一词，并不是要把读书的活动比拟为绘画、雕刻或奏乐、跳舞等。它只是人们口头上的一个常语。人们总是把善于处理矛盾，化难为易、举重若轻、事半功倍而又胜任愉快地解决问题的，赞扬为“艺术”。读书如果能做到这样，就是艺术了。然而做到这样是不容易的，读书的人必须自觉努力，认真锻炼。在锻炼中，广泛搜集信息，借鉴别人的经验是重要的。古今中外有关读书和读书方式方法的文字，汗牛充栋。但通过任何渠道所得到的信息，只有低级动物才能直接地使用它，如蜜蜂寻芳，苍蝇逐臭之类。作为人类决不是无条件地接受它，使用它的。还须经过一番加工。首先是研究信息源的可靠性何如，其次是鉴定与分析信息的价值怎样，再次是抉择可以使用的是全部还是某一方面，最后才是采取措施，进入实践。对待信息，大而军国机要，小而个人读书治学都应如此。进行这种加工，就含有艺术性。

本文也是论读书和读书的方式方法的。打算就以下四个问题试作解答：一是为什么要读书，二是读些什么书，三是书怎样读，四是读时要注意的是什么。

一、为什么要读书？

一个人在幼年、少年时期，由家长作主，让他接受基础文化知识的教育。那时只知读统一规定的教材，做教师指定的作业，主观上可说还没有思考到“为什么要读书”。迨后年龄渐长，尤其临到基础教育快告结束时，这个问题就渐渐地被提到每个人的面前了。为了谋得职业，为了投考高等学校，为了通过自学成材的考试，为了投考研究生以至取得硕士博士的学位；作为大学生，为了补充课堂学习的不足而阅读教师指定的参考书；作为科研工作者，为了取得数据而查找和积累有关资料。这些都成了读书的目的。然而这都只是某一时期的目的，难道大学毕业直到通过硕士博士的考试后，在所作的科研题目顺利圆满地完成，便不再读书了么？读书是终身的事，是生活的一部分，所谓活到老，学到老，也就是读书到老。因此读书还有个不限于某一时期的、远大的目的在。这个远大的目的是什么呢？朱柏庐在《家训》上有句话：“读书志在圣贤”。这句话简单明了，而且见解也是高尚的。但我们所认为的“高尚”，是就“圣贤”这一复合词的本义来说的。“圣贤”的本义是很聪明，很能干的人①。这种人也具有饮食男女的本能，和一般人并无二样。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把他看成超人，后来又把他由超人神化得不象人了。朱柏庐对“圣贤”所持的概念实际是这种神化了的人。所以我们仍不能认为他的说法毫无问题。但如果采用这个词的本义，改用现代的语言说：读书的目的就在使一个人成为很聪明、很能干并利用他的聪明才干能为社会服务的人。这样说可能要妥当一点。真正聪明的人是：虚怀若谷，乐意学于众人，而不是自以为是的人；是能面向祖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而不是坐井观天，一知半解的人；是怀有高尚道

德、情操、忘掉小我利益，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真正能干的人是：既具有一定专业的知识，又是通情达理，能正确处理实际问题的人；是能积极参加社会化生产，并能按自己所付出的劳动而自食其力的人；是关心群众，本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精神，乐于助人的人。祖国当前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和四化建设达到一定程度后再向共产主义的大道进军的时候，就是需要这样的人才，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才能对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和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的实现真正有所贡献。造就这样聪明能干的人才，除了由党和国家在教育行政上加强领导和注以全力外，主要是靠各个人的努力开发自己的智力资源。开发智力资源，没有别的办法，除在实践中努力锻炼外，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读书、读书、再读书！

二、读些什么书？

要答复这个问题就是：要事前广泛地收集信息。信息的来源，除师友的指导，书籍的目录、期刊的文摘、索引等检索工具外，还有以下的一些渠道不可不知。甲是科学史与学术概论之类著作中所论述的著作；乙是类书、百科全书及传记辞典中各个条目下所开列的有关文献；丙是报纸的报道（包括广告）；丁是报刊中所发表的论文和所附录的引用书目；戊是专载书评与介绍作品内容的总集；己是古今人的读书记等。以上这些渠道，作为科研工作者，都是有时要查到的。但对一般读书求学的人而言，还不需要花这样大的气力，主要须注意上述检索工具中的专用于指导治学的目录（附有内容提要的更好），例如张之洞、范希曾的《书目答

问补正》、梁启超的《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谢国桢的《晚明史籍考》等。其次是专载书评或介绍作品内容的总集，如朱自清的《经典常谈》、《书林》杂志编的《怎样学习中国历史》、郑克鲁等编的《外国文学作品提要》等。二次大战后，西方学者和教育家为高等学校学生编辑的“文献指南”之类，如Tarke的《数学与物理学文献指南》、Lottle的《化学文献的利用》、Kerker与Schlurdt合编的《生物科学的文献资源》等，则是上述专载书评与介绍作品内容总集的发展，而针对性更强些。

从以上这些渠道中所收集到的信息，还只能知道某一范畴内有些什么书。究竟该读哪些具体的书，还得按读者主客观的条件是否对口才能决定。然而读者的需要与阅读水平是各不相同的，书的内容份量、文字深浅以及所反映的著者的观点立场也是各不相同的。因此不能订立什么标准，只能抽象地、概括地谈几个原则、让读书人在选书时有所注意：

1、要重视浅显之作：书的浅深是相对的。写得明白易懂就是浅，反之就是深。读书要由浅入深是个千古不易的铁则。但必注意：不要以为浅的不值得重视，一本好书就是要把高深的道理写得使人看得懂。所谓“深入浅出”是很不容易的。不是从事某专业的人，读专业以外的书，仍以浅些的为好。例如不是学历史的，读《二十五史》和《正续资治通鉴》有何必要？看看近人所编的“中国通史”，就很够了。如仍无暇及此，甚至念一下《三字经》“经子通，读诸史”以下一百多句也行。它只有300多字，一小时就可熟读成诵，终身不忘中国历史朝代相续的次序和所历年代了。当然，这本书毛病很多。以它为例，只是说明浅到万分的书也

有它的可读之处！

2、要收集新的信息。读书的目的就在收集信息，解决已经存在和正在发展中的问题。书刊中所传播的信息以愈新愈好。即使它所论述的是古代的事物，如果能有新的发现，不管是新的材料，新的论点，只要能补充修正旧说的错误与不足之处的，也是新的信息。现在世界上斗争剧烈，反映到治学方面也是速战速决的。据信息工作者的统计，自然科学与技术的书，平均是七年左右开始老化；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书，平均是十年左右开始老化。一老化就致力谋知识更新，才能适应客观存在发展的需要。当然，著述的质量是不等的，其中也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甚至永垂不朽之作，但这多半是流传至今著名的文史哲方面的古书，当代的著作中是比较少见的。因此选书时，书的内容新旧程度是个应该注意的事。即使是出自大方家、大手笔的作品，如果找不出一一点现实意义的，也当考虑。

3、要区别本末地位：求学有专业和选修，作工作有本职和兼职，哪是本，哪是末，不待问就知道。读书的人精力时间，总要考虑首先用于满足“本”的需要上。满足了或基本上满足了，再务“末”也不为迟。逐末不一定是坏事，如果逐末逐得好，有点名堂，则易末为本，或出现末大于本，仍然是件好事；但舍本逐末每每是本末俱失，一事无成的。以上是就读书的范畴而言；再就所读书的性质而言，也存在本末问题。书有必读书与参考书，课内书与课外书（即闲书）。参考书是必读书的补充，它和必读书只有先后之分，尚无本末之别。闲书是课外的一切杂书，包括小说、画报之类。小说、画报之类并非不可看，而是应在闲暇中看的。

如果不是闲暇，而是挤掉应用于学业或工作的时间，那就是舍本逐末了。这种逐末是逐不出什么名堂的，即使想当作家，也不能专靠阅读别人的文艺作品，而不亲身体验生活。

4、要知道先后次序。“循序渐进”是读书治学的人都知道的格言。意思是按照知识或学术本身的先后次序逐步地去学习，不能超越或急躁冒进。超越了或冒进了则学习不会有什么收获。因为基础没有打好，就在它的上面建造高楼大厦，肯定是一个非常冒险的事。没有学过“说文”、“古籀”，就去治金文甲骨；没有生物学总论和遗传学、生物化学等科学的基础，就高谈基因工程，你想他能搞得出什么名堂？这是就知识或学问的范畴而言，就是读具体书，也有个先后次序。没有看过《红楼梦》，而先去阅读红学家的论著，你知道他说的什么？尤其是只把“批判”别人的文字刊出，而宰掉被批判者的原文；或把“批判”文字放在一书的前面，而把被批判的原文割裂窜改，断章取义地附在一书的后面。这不仅是颠倒了先后次序，而且强迫群众先读或只读他的“批判”文字，服从他的意志。这种被颠倒了次序的书，最好是不读。要读，也得把被颠倒了次序的书再颠倒过来。

最后就是要重新认识“博”与“约”的关系：“由博返约”是自古就传为读书治学人的守则的。意思是：多见多闻，择善而从，才能成其专精。但古时书少，十载寒窗，总不出《四书》、《五经》的范围，“博”也博得有限。清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把传世的重要古书编成一个大结集。所收的书共3461种，79309卷。未收而仍保留其名目的（即所谓“存目”）有6793种，93551卷。共计

只有10254种，172860卷^②。假定当时未收和直到清末续出的书，倍于《四库总目》已收和未收的总数，也不过是两万余种，34万余卷。这个数字简直不能和今天的相比较。从1979至1983，五年之间，国内共出版图书即达113244种。225亿册^③。平均每年达22648余种。比几千年流传到清代的古书总数还多，而且除图书外尚有期刊，仅1983年一年之内，即出版3400余种。而且今天读书治学的人还得阅读和参考外文的书刊资料。并世：几个工业发达国家，如美、英、日、苏、德、法等，他们各个国家的每年书刊出版量，比起我国是有多无少的。虽然他们的出版物我们不会大量引进，但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尤其是科技方面的书刊资料。国内外的书刊出版量既如此之多，则阅读的数量也势必相应地增长的。因此今天读书治学，如果要求由博返约的话，“博”是很不容易作到的。然而形势的发展，非要作到不可。为什么？一是：没有博闻强识之知，不能成其独断专精之学。但独断专精之学与博闻强识之知都是不断发展的，二者必须保持联系，与时俱进，不然，势必使所学逐渐僵化，归于无用。二是今天的科学研究多作彼此交叉和相互渗透的发展。不仅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是这样，科技与人文及社会科学也是这样。理工科的大学开设文史课程，已不稀奇；而一切学术活动都要懂微电子技术与信息科学，迫使人们不得不重视“博”。然而人的精力与时间是有限的，解决这个矛盾只能“以约带博”。那就是以所事的专业为中心，带动学习一切有关的、必要的知识，让“博”也博得有个限度，免得泛滥无归。

以上五点都只是原则性的建议。各个原则的内涵和五者

之间，都是有矛盾的。如何统一这个矛盾，那就是各个人的艺术了。

三、书怎样读？

书的读法，根据人的脑力对信息加工的不同程度分：浏览、泛读（包括通读）、精读、抽读（或选读）、熟读五种。除第一种（浏览）可以而且应该施之任何一书外，其余四种是各有其针对性的。

1、浏览：就是粗略地、迅速地看一遍的意思。但粗略与迅速都是相对的概念，彼此间的差距是很大的。看看报纸的标题、翻翻杂志的目次是浏览，而略读一书的书名页和它的序跋、导言、目次、凡例，甚至书中的某一章节也是浏览，而二者间所费的脑力与时间便大不相同了。浏览是读书的前奏，某本书读不读和如何读，是在浏览时决定的。读一本新书，事前虽经师友的教导，目录的介绍、或得之其他信息渠道的指引，但在接触这一实物时，总要看它是个什么样子。除了从书名页上查证它的书名、著者、版本，是否与所传播的信息一致外，还得略读一下它的序跋导言，了解该书的内容大概、著者编撰该书的目的、经过和他对读者的要求；再看看它的目次，了解该书的整个结构；看看它的凡例，了解该书编撰的体例，用法以及读时应注意之点；抽读一下它的某一章节，看看他的思想性如何，文笔如何等。不浏览这些东西，读起来每每是不得要领，或事倍功半的。

2、泛读（通读）：就是不太用力，也不太费时间，平平顺顺地读下去的意思。人们平常读书，如果不是经典著作或与工作或所学专业特别有关的文献的话，一般都采取这个

方式。由于不太费时，所以才能读得多；读得多，才能成其博。专精（约）是可贵的，但专而能博则更为可贵。所以泛读不能认为无关重要，事实上，人一生中所读的书起码有60%以上来自泛读。数量说来不免惊人，实际并不是每本每本都读完了的。泛读并不要求把一本书从头到尾通读完毕，有些书在阅读中发现它与其他的书内容雷同，并无新意；或者是概念不清，体系混乱，叫人越读越糊涂，怎能读得下去呢？不过如果该书内容还有几分道理，而且文从字顺，仍以读完为好。通读中也可能遇到通不过的地方，尤其在读古书或外文时有此情况。如果不是什么要紧的书，那就不妨学小学生读《三国志演义》等类书的办法，跳越过去就是。学完了、见多了，自然会明白，哪能一一查字典，打断阅读的读趣？陶渊明自称“好读书，不求甚解”，是有道理的。泛读就是要引起读书兴趣，培养读书习惯，如果求“甚解”，那就不是泛读，而是精读了。当然泛读中也有时碰上极重要、极有用的信息，那就按精读的办法处理为是（说详下文）。

3、精读：恰与上述泛读相反，读时是一字一句不能放过的，是要力求甚解的。这是最正规、最重要的读书方法。近人所强调的心到、眼到、口到、手到一定要用在这方面。精读不是可以施之于任何书的，凡是与读书人所学专业、所任工作最有关系的书，如科学、技术基础理论的书、教本及教师指定的必读参考书、党和政府的政策法规和重要指示、有益学行的经典著作，以及在人类文化史上垂为纪念碑的著作等。有些书因性质不同，不精读则不能得其奥旨的，例如哲学方面的书就是这样。不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哲学。不作比较研究，只是轻信妄断是不行的，不深明唯心主

义之非，便不了解唯物主义之是；不知朴素的、批判的唯物主义之不足，便不知辩证唯物主义之为科学的真理。还得注意：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精读之书所代表的事物也常出现新的问题，一经发现决不能放过。否则就会使自己成为抱残守缺的人了。精读的书虽不必求能背诵，但总要能记其大旨，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为了帮助记忆，“手到”是很要紧的。最好是以卡片摘录要点，记其出处，然后按类别或标题字顺排成索引，以备日后检索。有的人在书读完后写成综合性的心得与书评，当然是更可取的。如果书为自备的（不是借自图书馆或他人的）。也可就在书上圈点画线，作眉批脚注，并校仇其文字。这是古人精读一书常用的办法，也可学习。

4、抽读：就是只选读书中的某一篇章，或某一条款。这种读法主要施之于工具书或资料性的结集。字典辞书、类书与百科全书，年鉴手册等是查词语和事物的工具，文字多半简短，一字一句都很重要，必须精读；目录、题录、文摘、索引是文献检索工具，罗列成条，必须浏览得迅速而细致，资料性集子范围也很广，《十通》、《五礼》固是资料集，《六经》、《四史》、《全文》、《全诗》也可作为资料集使用。该泛读，还是精读，依用途而异。工具书的文字内容也有谬误和不足信的，所以必须多备同类的其他工具书，以便互参以证；资料集也有因版本不同而文字内容歧异的，所以使用时要注意选择版本，或准备多种本子，以便核对。又科研工作者亦每每借文摘、索引的助力，抽读与某一问题有关系的各书，以便集思广益。总之，工具书与资料集编撰的目的就是为了节约学人的精力时间，便于快速检查

的。昔日人们读书作文，为了查意义，用典故，翻阅一下字典、类书，每被人讥之为靠“兔园册子”做学问。这是不学无术的人讲的胡话。今天便不是这样。学外语的人不翻烂几本字典。治史学的人不冥搜穷索资料集，还能有所成就么？

5、熟读：就是把书读熟到能够背诵，并在较长的时间内不会忘记；即使一时忘了，只要复习一下就能恢复。达到这样程度是不容易的。只有多读多温习一法。读书需要熟读成诵的理由：一是书上的语言总是比较成熟的文学语言。一个人的语言如果老是停留在口语阶段，每每是不能成为使人易记的信息的。二是书在读后虽能理解其意义，但记不得原文，就每每说不清楚。背诵得出，才能复述和传播得出。三是多背诵就能使书上的语言不知不觉地变成自己的语言，学外语的人尤有必要。四是书上所记载的好的言行、好的经验，能背诵就能铭记在心，使自己受到潜移默化。总之，背诵是锻炼语言和提高表达能力的必由之路，不能轻视的。一般都误以为背诵只能施之于年幼的儿童，因为年幼才记忆力强。实际儿童的记忆力虽强，但许多话不理解，终久是会忘掉的。成年人理解力强，反而记得熟些。即使记忆力差，不能背诵整本的大书，但只选读其中的散篇，终是可以办得到的。例如韩柳的文，李杜的诗，《左传》、《战国策》中的单篇，外文如兰姆姊弟的《莎士比亚故事集》，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中的各单篇是。如仍嫌份量重，则最低限度，书上的那些名言警句是应该背诵的。

四、读时要注意的是什么？

答复这个问题，《礼记、中庸篇》上有一段话最正确、最全面。兹照录如下：“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比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现将这段话以现代语言译出，并酌加解释如下：

1、博学之，做学问是为了取得信息（己所不知的、新的知识）。信息的渠道是很多的，听课和与人交谈，听广播和看电视电影等都是渠道。但最简便、最常用的渠道是读书（包括报章杂志）。除读书外，并不放弃其他有关的渠道。这是博学之一；再以读书论决不是象和尚念经，朝如斯，夕如斯地死守一个本子，还必须读与同一书有关的其他书。同一书也要多看其他不同的版本，不同的解说，才能使自己所得到的信息丰富多采、正确无误。这是博学之二。这两点都不能忽略。

2、审问之：读书总会遇到文字和意义不解的地方，总会遇到因各家说法不同而发生疑问的地方。这就要多请教于师友，多就正于方家，或多多查阅工具书或其他参考书。学问学问，就是要“问”。“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查阅工具书或其他参考书，实际仍是交友。读古人今人所著的书，就是与古人今人交友）。但“问”是为了解决所不懂的问题，而不是随便地“问”，不是责问，更不是板起面孔问案子，要和并未见过面的古人和今人打官司。这种官司是不需要对方答辩的。因此也不需要真正摆事实、讲道理，反正是要大获全胜的。

3、慎思之：就是仔细查考一书的思想内容。正确认识一书的思想性是首要的事，但却不是很容易的事。原因：一是书中所反映的思想内容有著者主观上的东西，也有客观上的东西。所论述的各种事物的现象，所记载的前人或时人的言行，所体现的时代社会思潮等，都是客观上的东西，但出之著者笔下，就含有著者的主观色彩了。这就是同一的书论述同一事物而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主要原因；二是著者的思想意识和书中所反映的事物，都是社会客观存在所决定的，但二者也都是随社会客观存在的发展而发展的，因此一本书的文字，前后注家就有不同解释，一个人的著述，因时间不同而前后观点歧出、甚至互相矛盾，这种事例并不罕见。梁启超尝自谓“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其一生的著作确实如此。马列主义主张具体问题须具体分析，而具体分析时则不能离开时间空间的因素，实为一最科学的方法。认识一书的思想性亦必须如此，才是合理的。三是学术上本来是矛盾的两派，随着时间的推移，每每是思想上互相渗透，甚至融合为一的。先秦儒家与墨、法、道家之争，两汉经今古文学之争，魏晋迄唐儒家与佛老之争，宋明程朱与陆王之争，清代理学与朴学之争，结果都有上述情况。不止古代的哲学是如此，即今日许多科学亦有学派思想之争。例如心理学上的华特孙的行为主义学派，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派，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等，也是如此。所以认识一书的思想性，每每须涉及它的思想背景，理论依据，学术渊源。党的双百方针是容许学术上有争论的，但必须运用马列主义的“具体问题须具体分析”这一锐利武器，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